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一目錄

元結 二

元結二

舉呂著作狀

故荊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姪男季重

右見任祕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殁之後家無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敏仁孝之性不慙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日軍府之事皆

季重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猜以臣所見季重不獨爲賢子弟今時穀踊貴道路多虞漂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重便近州一正員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

當州准勅及租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賊未破州已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文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租庸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產皆無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以前百姓久負租稅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以後除

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户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産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茍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妄忝官尸祿欺上罔下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奏免科率等狀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貢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堪差

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邵州臣州獨全者爲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爲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合優矜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

倍已上州縣徵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科户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庶免使司隨時加減庶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今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論舜廟狀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酹荒野恭命而已豈

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
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
歲時拂灑示爲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
陛下元澤及於無窮謹錄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
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爲業不求人知寒餒
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以兵興已來人
皆趨競苟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秀者不可不加褒異

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實聖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恥之方謹錄奏聞

請省官狀乾元三年上來大夫唐鄧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縣更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人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殘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畎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冤怨肆其侵暴責

恐流亡今賊寇憑陵鎮兵資其給養令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觸事救之無以勞勉其苦爲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及攝官并户口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佐官一人餘並望勒停謹錄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張季秀等三十九人無父母周國良等三十七人有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久從征戍

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迄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驅使有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

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爲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今

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義有所存恩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錄狀上

時議三篇 并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

之說爲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元結表上

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令趙衛之疆悉爲盜有凶勇之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陰

姦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令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咸轉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於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忽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汚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

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喜改如此所以能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廏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符帝恩諂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

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

天下日無事矣

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令吾屬名位已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讐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

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盖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

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殷懃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

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爲自太古以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與韋尚書書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閤下結每聞賢卿大夫

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階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蓋

爲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恐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過爲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污上第退而知恥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

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蹈舞帝庭卽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令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爲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

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爲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甞議及中丞某以爲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爲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與端公頗爲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荆南

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隣家之事請說以自喻昔泗上有隣家有朋友遊者鬬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亦如鬬主人之論於是隣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隣家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爲辨之然後隣家通歡隣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隣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鬬誰爲正信之士一爲辨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閤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閤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汚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爲之箴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爲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者爲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其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

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毋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藉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

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巾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爲之元絲爲縷次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爲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誚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溼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爲之也腰襜爲裳短襟爲衣裳下及履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

野能衣戴此者不平若以爲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

白

自釋書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

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答箸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答箸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隣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答箸者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者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

文編序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塡陷穽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怏恨於當世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嘗恐直道絶而不續不虞楊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參戎旅苟在冠冕

觸踐危機以爲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爲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子弟可傳之於筐篋耳叟之命稱則著於自釋云不錄時大歷二年丁未中冬也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

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

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爲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絶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送張元武序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元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勸仁惠卹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戒行役

之論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討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教遐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惠以懐恤知其所勞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與不樂歎曰吾嘗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

公乃復曰嘗不失於二公之意爲異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遞相編次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濵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且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慼

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
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
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
到容州爲叟謝主人閒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
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
云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
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

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峷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焉彼眞可家之者邪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岐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區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㶟泉之勝絶見峻公與牧犢當一一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𩾐舫運觴醉送譚子歸於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於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

忽八年於今始復相見悲懽之至言可極邪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頤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汙在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我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邪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

五時次山頃日浪遊吳中佐卿頃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邪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巽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余爲序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爲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

正言薦叟為蜀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慼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技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振絶域寵榮當世公往在淮南邊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令海内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二目錄

元結三

元結 三

道州刺史廳壁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邱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

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巳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覆城下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

傳衡陽暑溼鬱蒸休息於此何爲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爲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詠歌以美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

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菊圃記

舂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

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在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

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於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憾焉

寒亭記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風烟靄異色蒼蒼石磞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於亭上爲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

之地清涼可安合命之曰寒亭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叟家於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吳故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邪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蓄簡札待爲之頌故作

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九疑山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疑之歌因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檜栝並茂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

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玆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剏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

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何如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爲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爲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爲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爲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爲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爲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爲亂王

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爲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爲惑王亡之於積累故閔周赧爲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爲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窳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

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隷若何大夫問謀對曰大夫得竊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竊言爲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郈侯侯家得竊婢竊則竊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竊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吏奴每厭勞辱竊則假竊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閒問之則曰素有竊病竊中竊言非所知也引竊婢自辯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竊愈甚奴於是重竊侯意先事竊說說侯之過譖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竊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侯以改過免

禍侯納客爲上賓復其奴命曰竊良氏子孫世在於邰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竊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隷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邰侯臾奴邪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爲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

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騟求罷丐友相騟曰子羞吾爲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罌荷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

閭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亦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吾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具罌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恥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 并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

爲公也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爲漫何檢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焉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戚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恥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爲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分張獨爲漫家規檢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粲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

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鹿爲二賢羞賓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爲鹿豹爲麢梟爲鶻鳩蝦蟇爲凫將以豐江外庖廚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虎豹將恐虎窟公城豹遊公庭梟集公楹蟇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反化君英次山異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爲君子化諂媚爲公直化奸邪爲忠信化進競爲退讓化刑法

爲典禮化仁義爲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涵純樸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言爲化虎之論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今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如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

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説仲之相齊及齊彊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令王室將卑諸侯更彊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彊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

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
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
約從者曰吾屬以禮樂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
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彊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
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彊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
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
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
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
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

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既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

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
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
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
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
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
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
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慼當
如前盟若天子昏慼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
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

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曾是爲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矣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自箴

有時士敎元子顯身之道曰於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

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此爲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此爲乃吾之心反君之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冰泉銘并序

蒼梧郡城東二三里有泉焉出在郭中清而甘寒若冰在盛暑之候蒼梧之人得救渴泉與火山相對故命之曰冰泉以變舊俗銘曰

火山無火冰泉無冰惟彼泉源甘寒可徵鑄金磨石篆刻此銘置之泉上彰厥後生

五如石銘并序

涍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有如礲者又如瀧者泉可渟澄匯石而流入礲中出而爲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

回顧右如驚鴻張翅不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黿

出洞登山若坐於顛石則如船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卄

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文

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有唐節督者曾爲瀧水令

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

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磳磳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爲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硱硱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陽華巖銘 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

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嶃巉其下可家洞開爲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節彰顯醜如此爲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蹰徘徊

浯溪銘并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命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夾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知之銘在溪口

唐廎銘 并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西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廎當乎石上異木夾户疎竹傍簷瀛洲言无由此可信若在廎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

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㾌廎㮀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

㾌廎愜心自適與世忘情廎傍石上篆刻此銘

㟧臺銘 并序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

丑寅厓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

潭其勢碅磳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

處悉為亭堂小峯歁竇宜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

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

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峿臺

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峿臺䧛䧃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市羈牽

局促借君此臺一縱心目陽厓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

彰示後人

東崖銘并序

峿臺西面陂鈘高迴在唐亭爲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

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峿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

不安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戙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趣𨇤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湄堪救渴暍人不之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兹水舟檝尚存爲利未已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巔是秋崩坼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於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

銘曰

何故作銘銘於異泉爲其當不可闕坼石出焉何用作銘銘於異泉爲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爲此銘者忘道也歟

瀼溪銘 并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瀼溪之濱瀼溪盖溢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爲瀼湖二十里爲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瀼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瀼溪之瀾誰取盥焉瀼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濱

抔樽銘 并序

郎亭西郭有褰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澆狡日益僞薄誰能杯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 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

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抔湖銘 并序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遊退谷必泛

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抔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代獨堪汚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抔湖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鰲於嵌臼皆澄流淸漪旋沿相奏又有藂石欹缺爲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邪而今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爲

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潓泉次曰㳬泉次曰涍泉汸泉淔泉銘之泉上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名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潓泉銘

於戲潓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盟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汸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湞泉銘

曲而爲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須斯曲以命湞泉將戒來世無改湞焉

淲泉銘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汚辱我命淲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爲忠臣

涍泉銘

沄沄涍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禆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爲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昳引

窊樽銘并序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窊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石爲志銘曰

井石何狀如獸之䠞其背𪖐窊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内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抆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朝陽巖銘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

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
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焉前刺史獨孤愐爲吾
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爲吾剏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
始有勝絶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戯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
幽奇巖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巖絶崖深洞寒泉縱僻在
幽遠尤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競使蕪
穢刻石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